

八

东方王 著

东方武侠至尊系列

孤 杀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东方王●著

孤杀

东方武侠至尊系列

东方武侠至尊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北风呼啸，狂雪纷飞，大地冷森森。

一天，隐居在边陲雪山古洞中的武林巨魁古大侠，突然把爱徒于剑波叫到跟前，告诉他父亲于谦是位国家忠臣良将，现已被英宗皇帝传旨关进大牢待斩，令他速速下山救父。

于少侠心急如焚，星夜启程。然而，万里迢迢的进京之路上，却是处处皆罗网，步步有陷阱……

皇室的大内高手在围击他。

奸党派的红颜美女在诱杀他。

爱他的红颜他不爱，他爱的师妹竟是前来卧底欲把他置于死地的仇家之女。

生生死死，恩恩爱爱。死神在处处威胁着他，爱神在时时折磨着他。

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最后终于闯进了京城。可真象大白时，于谦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竟是英宗的私生皇子！

是归顺呢？

将是一步登天，荣华富贵终生。

是叛逆呢？

即在死亡线上挣扎。

于剑波毅然选择后者。

目 录

上 册

- | | | |
|----|----------------|-------|
| 一 | 血汉子..... | (1) |
| 二 | 我可不能死..... | (18) |
| 三 | 刚见面就这样..... | (36) |
| 四 | 爱得销魂,恨得索命..... | (54) |
| 五 | 洞穴淫威..... | (72) |
| 六 | 矮个子“高人”..... | (90) |
| 七 | 毒法治毒人..... | (109) |
| 八 | 她算什么女人..... | (128) |
| 九 | 能打胜才怪..... | (148) |
| 十 | 荒野陋房聚男女..... | (167) |
| 十一 | 这两人摔死多可惜..... | (185) |
| 十二 | 他也不该坠崖..... | (204) |
| 十三 | 她是人是鬼是仙..... | (223) |
| 十四 | 有这等巧事..... | (240) |
| 十五 | 出虎口进狼窝..... | (258) |

十六	把戏能戳穿·····	(277)
十七	他是爹吗·····	(195)
十八	“多情”的姑娘·····	(313)
十九	进入温柔乡·····	(331)
二十	醋意加敌意·····	(347)
二十一	辣姑娘逞能·····	(364)
二十二	不争风了吧·····	(383)

中 册

二十三	弱女挥弱鞭·····	(401)
二十四	好小子·····	(420)
二十五	无名侠出了名·····	(436)
二十六	敢进贼窝·····	(453)
二十七	碰硬碴儿·····	(469)
二十八	夺命信,救命符·····	(487)
二十九	皇宫金殿怎进得·····	(505)
三十	这也能偷梁换柱·····	(523)
三十一	虎穴见人中王·····	(541)
三十二	皇上也该打嘴·····	(560)
三十三	好也是他,歹也是他·····	(578)

三十四	受伤人也能伤人·····	(599)
三十五	天呀！是她·····	(617)
三十六	乘乘，这皇上·····	(637)
三十七	男女神庙别捣鬼·····	(656)
三十八	情仇这么重·····	(675)
三十九	能相信吗·····	(694)
四十	招家伙·····	(715)
四十一	不如不救·····	(735)
四十二	斗不得啊·····	(754)
四十三	谁该死·····	(775)
四十四	杀头之前·····	(796)

下 册

四十五	好毒的丫头·····	(815)
四十六	更毒的女子·····	(834)
四十七	这两个男女·····	(853)
四十八	你毒我也毒·····	(872)
四十九	为何打死他·····	(894)
五十	初逢淫女·····	(914)
五十一	谁能支持得住·····	(934)

- 五十二 软硬难缠的人..... (954)
- 五十三 这山能上吗..... (974)
- 五十四 激女魔..... (994)
- 五十五 虎口夺人 (1014)
- 五十六 该杀 (1034)
- 五十七 为报血仇 (1051)
- 五十八 火海救美人 (1066)
- 五十九 仙姑初现 (1083)
- 六十 情敌聚首 (1098)
- 六十一 恩恩怨怨怎了结 (1114)
- 六十二 贼心难死 (1134)
- 六十三 仇与爱 (1155)
- 六十四 幽洞儿女情 (1174)
- 六十五 炸了窝 (1193)
- 六十六 不能算完 (1213)

一 血 汉 子

朔风吹，林涛吼，鸟兽藏，玉龙飞。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十月的天山已冷似内地的隆冬。放眼望去，峰岭显得更加臃肿。地接山，山连天。到处白皑皑，玉茫茫，根本无法辨明山峦的本色。

拂晓，风雪渐渐煞了威。满山上别说人了，连野兽也不见一个。只有一只耐寒鸟，东飞一阵，西飞一阵，找不到一个同伴儿。它显然不甘心，最后飞上一个四面陡峭的山峰，转了一匝，终于寻着一个山洞，飞了进去。

陡然间，那只鸟惊叫一声，又飞出山洞，扇动着翅膀，冲霄而去。

随即，洞中蹿出一个身穿血衣的小伙子。浑身上下被染得红一块白一块的。脸上也满是血迹与泥痕，没了肉色。这人看年龄不过二十岁，发髻高绾，剑眉微蹙，二目圆睁，嘴唇紧咬。

他左手紧握一柄银把儿绿鲨鱼鞘的宝剑，右手提着一张血淋淋的虎皮。他几个蹿纵来到离洞口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伸了个懒腰，抖动了一下手中的虎皮，惬意地一笑，喃喃自语：

“别看这只老虎凶霸得非吃我不可，到头儿来还帮了我的忙哩！它死在我手里，让我扒了皮，披在身上还真暖和哩……”

一轮朝阳喷薄而出，给这银装素裹的天山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小信子自记事以来，似乎还是初次看到这样的旭日，感到非常新鲜。他伸开双臂，象是要去拥抱那绚丽多彩的地球，不由轻声赞叹道：

“啊！太美了！”

忽然，他又皱了眉，回头眺望着天山绝顶人迹罕至的托木尔峰困猿洞，嘟哝道：

“师父哇！你老人家只说我全家被英宗那个老儿下入死牢，让徒儿下山去探信救父。你为什么又不声不响另行安排她走了呢？她若不走，我也能跟她商量商量不。这一来，我到哪里去呀……”

这个小伙子名叫于剑波，是当今武林巨臂一剑定乾坤古子游的爱徒。他自幼跟着师父来到天山。前几天听师父说：他是当朝第一大清官于谦的儿子。于谦全家被下入死牢。师父要带他进京救父。不知为什么老人家又带着师妹云彩凤下了山，一去几天不回。他思亲人心切，又遇惊险，才一人下了山。

蓦地，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忙把虎皮往身上一披，紧紧裹住，回头再次留恋地看了看存身旧地，然后，飞奔下山而去。

太阳越升越高。他忽然二目一亮，放出异彩。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雪地里有一个红点儿。不！那是一个人。因为到处都是茫茫白雪，一个人与它相比显得太渺小了。

走近看，这人是女孩子。她穿着一身红衣服，就连帽子也是红獭皮所制。她这身打扮站在雪地里是那样鲜艳夺目，光彩照人。她正在独自专心致志的练剑。剑风呼呼作响，卷得飞雪纷纷扬扬。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走到她身边，她都一点也没觉察到。

于剑波凝神注目地看着姑娘练剑。当对方舞到精彩处时，他情不自禁地脱口称赞：

“好剑法！”

红衣少女才发觉有人看，有人夸，没转脸“咯咯”地笑起来。

“可惜稍欠点火候，内力也不足……”于剑波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红衣少女听到后边的贬语，立即停住笑，收住剑，尚未看清对方是什么人，就先把小嘴儿一噘，不乐意地轻哼一声。然后才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瞥向来者。当她看清小伙子是个披着虎皮的血人时，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

…“哎哟！我的娘哎！”

于剑波不知她惊的什么，但见她双足一点，如同凌燕穿林，纵出丈余。他看到红衣少女如见亲人，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怎能让她跑掉呢？也没管人家表情如何，灵猫捕鼠般地扑上去，疾探双手，紧紧扳住对方的两个香肩，瞪着眼睛盯住她，惊喜地轻呼道：

“啊呀！你不是我的师妹吗？”

红衣少女是刚落地，见那人向自己纵来，正要拧腰躲闪，岂料已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心中顿时大惊：啊！因为我的轻功非凡，外人才送我“穿云燕子”的称号，为什么竟没躲过这人的扑捉呢？看来他的轻功要高出我许多了。这个冒失鬼是谁？

作为一个姑娘家，被素不相识的男人抱住了膀子，穿云燕子白中透红的鹅蛋脸儿，这一会儿已胜过了戏台上的关公了。两道新月眉已挑起，一对秀目几乎喷出火来。右手往上猛撞，拨开了对方的双臂，羞愤难当，一反平素爱笑的脾气，娇声怒斥道：

“下流鬼！你欺负人！”

于剑波愕然怔住。

“我叫你……”穿云燕子右手剑已然挥出，向对方脖颈扫了过去。

于剑波实在想不通红衣少女为何生气，为何骂人，为何出剑。急忙缩颈藏头躲过利刃，猛伸手钳住了对方的右腕儿，往

身前一带。二人差点撞个满怀。任凭少女挣扎、辱骂，于剑波就是不松手，还瞪着眼理直气壮地责备道：

“师妹！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咯咯……”穿云燕子被气得笑了，“你是瞎是聋是傻子？擦擦眼睛看清楚了；谁是你师妹？快放开我！”说着又踢去一脚。

于剑波仔细一端详，对方比师妹稍瘦了一点，衣着也不一样，这才知道认错了人。他却并不道歉，反而责怪人家：

“你太没道理了！我又没得罪你，只是错认师妹，抓你一把。这怕啥？你怎么又骂还打的？”

他的话刚说完，见少女的右手又劈面打来。他索性把人家两只手都抓住，往前又一拉。两人站得差点就要脸贴着脸了。

穿云燕子还是个待字闺中的黄花女，何曾跟一个男人这般接近过？心中那个气呀，真是没话说。发作吧，双手被制，浑身武艺无法施展。万般无奈，只有双足直跺，银牙紧咬，嘴里乱骂：

“你这个花脸狼，到底是啥玩艺儿？十足的下流鬼！你……你不得好死！我给爹说去……”

于剑波虽有气，可没象对方那样发火，沉住脸问：

“你骂我下流鬼是为的啥？若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穿云燕子气愤到极点，又笑了，暗想：天底下咋还有这样的人呢？他这个样子还敢跟俺女孩儿没完哩！恼归恼，脱不了

他的掌握，只得怒冲冲解释：

“你一个男人家，老是抓住人家女的，不是下流鬼又算个什么东西？”

“谁说男的女的就不能抓着玩？在山上时，我跟师妹经常这个样，有时比这还亲热呢。她从没对我凶过？总是看着我笑。她只是告诉我：在师父面前不这样就行……”

“咯咯……”穿云燕子的笑声是这么悦耳，“我不管你什么师妹师姐的！我跟她咋能一样？她不要脸，我也能跟着……”

“跟着怎么？”于剑波见她不往下说，追问道。

“不管怎么，男女之间就不能这样！除非是……”穿云燕子本想说“除非是夫妻”，话未说完，自觉失言，红着脸低下头去。

“除非是什么？你说呀！”于剑波真的不明白，想让对方说清楚。

“不说不说，我就是不说！反正你只要敢对一个大闺女这样，就要被天下人唾骂，骂你是下流鬼！骂你不是人！骂你八辈儿老祖宗……”

于剑波茫然了，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过了好大会儿才喃喃地说：

“你不是骗我吧？我真错得这么厉害？天下人都骂我还得挂上俺老祖宗？不行，骂我还罢了，骂俺老辈人太没理由……”

穿云燕子趁机挣脱出手来，看到他那呆呆愣愣的样子，情

不自禁地鼓掌笑了，发出一串银铃声。直笑得粉面通红，乌亮的眸子罩上了清澈的泪花，小小瑶鼻儿差点挪了位。

忽然，她想到这不是该笑的时候，阴影儿又罩住了桃花面，弯腰拾起刚才掉在地上的青锋剑，娇叱一声，“灵蛇出洞”刺向小伙子。

于剑波猛地从呆愕中惊醒，抽剑抵挡已来不及了，急忙将手疾探，以强劲的掌风荡开来剑，看了对方一眼，神色木然地说：

“别斗了！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不能伤害你，也不愿跟你动手。你走吧！”

穿云燕子满腹怒气，可自忖真的难胜人家只好另打主意，一跺脚，转身就跑，甩下一句怨恨的话：

“你等着吧！见了我爹再跟你算帐！若不出这口气，我就把穿云燕子的称号让给人家！”

于剑波望着那如飞而去的红色背影儿，非常惋惜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两天来刚见到一个对眼的人，咱好声好气地跟人家说句话吧，不料竟得罪了她。这丫头太不懂道理，谁让她长得太像你师妹云彩凤哩！能怨我吗？不行，我得赶她去。她不是说还有个爹吗？我跟你爷俩说说……”

于剑波变腰抬起虎皮，往腋下一夹，边追边喊：

“哎哎！你别跑……”

穿云燕子象一只受了惊的小梅花鹿，头也不回地连蹦带跳，转瞬间，就跑进前边的一个大村镇，无影无踪了。

于剑波追进了镇子，东张西望地寻找那红衣少女不见，顿生一股失落感。他一点也没有察觉，多少人已经在注意他了。

此镇是天山东侧方圆百余里的第一大镇，也是东半边入山的必经之地，因此起名镇山口。

镇中店铺门面俱全，三教九流皆有。

这一带的人都非常耐寒，大雪之后，刚一放晴，就正常活动了。大街上喊买叫卖的，肩挑手提的，熙来攘往，络绎不绝。

于剑波有了新发现：啊！天底下竟有这么多人！比我的困猿洞热闹多了！他感到两只眼睛不够用的，看到什么都觉得陌生而又新奇。

行人都向这个挟虎皮握宝剑的年轻血人投去惊诧的目光，远远地绕着走过去。

于剑波觉察到了路人的眼神不对，心中嘀咕：看啥看！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又不多什么少什么，有啥好看的……”

忽然，一股诱人的饭香味儿沁入他鼻孔。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顿觉饥饿难忍。转过身来，急匆匆地向发出香味的地方奔去。

在他左前方不远的地方，便是一个附带卖饭的招商客店。里边坐满了食客，都在津津的有味地大吃大嚼着。他走进去，

看到眼前的情形，更增强了食欲。他只扫了众人一眼，便大咧咧地往那儿一站，对着锅碗瓢勺叮当当的地方喊道：

“喂！我饿了！快拿饭来！”

店小二闻言，一回头，吓得“娘哎”一声，二话没说，转身往里就跑。

食客们此时也看清了进来的这人，不约而同地停下了筷子，七嘴八舌地窃窃私语：

“哎呀！咋来个血孩子？”

“嘘！莫高声！你看他挟着虎皮，看样儿刚剥下不久。虎可能是他打死的。别看他年轻，还算有两下子哩。可得罪不得！”

“见鬼去吧！凭他这个样儿若能打死老虎，武大郎也成为英雄了！”

“哼！这小子分明是武大郎，怎么能变成武松……”

“哈哈……”一个首先发出讥诮的笑声。

“轰轰……”众人也跟着嘲笑起来。

于剑波脸上挂不住了，“砰！”把宝剑和虎皮狠狠地往桌子一摔，单手掐腰，怒视着众人，用手一指暴吼起来：

“别他娘的看不起人！你们中间谁是武松就站起来，若能接下我于剑波五招，这虎就算是他打死的！”

众人面面相觑，谁敢强出头？

从里边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此人中等身材，花白胡

须。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向汉人服装，象个帐房先生。他大着胆子走到于剑波跟前，赔着笑脸，拉住小伙子的手说：

“客官不要生气！他们都是跟你说笑着玩的。你别往心里去！出门人要以和为贵，哪能动不动就发脾气？客官想吃什么尽管分付，小老儿让灶上的大师傅去做！”

于剑波见他说着话，两眼直在自己面上转来转去，有些不好意思，顺手抹了把脸，然后盯着老者问：

“你咋老是这样看我？我脸上有啥？”

“嘿嘿，没啥。我年着你象是走远路的人，风尘扑扑的，就笑脸上不太脏，也该洗洗了。”

“对！你一说我想起来了，真的两在天没洗脸了，是该洗洗了。”于剑波说着就往外走。

老者拉住他，啥着腰一笑说：

“客官就在这里等着吧，待我给你端水去。”

等得于剑波洗过脸，众人盯着他发出“唏嘘”之声。他与刚才判若两人：一对大眼分外明亮，两道剑眉如同墨刷。鼻若悬胆，唇红齿白。面如敷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虽然身上的血污尚未去掉，可就看这身材这面貌，便堪称天下第一美男子！

于剑波洗脸之后，大马金刀地往凳子上一坐，并不知道在饭店里吃饭要付钱，也不管自己有没有银子，不等老者开口，他把手一挥说：